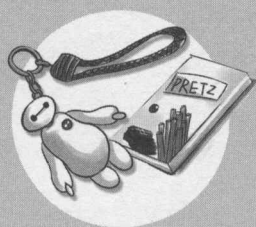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章

我被帅哥砸到了



摔了个狗啃泥

“甜甜，快起床，要迟到啦。”妈妈敲开我的房门，一把拎起我来。

“我可不可以再眯那么一小会儿？”我揉揉积满眼屎的双眼。好像才刚刚睡下去那么一会儿，怎么这么快就要起床了？时间老人简直就是健步如飞啊。

“你再眯，第一节课就结束啦。”妈妈哗啦一下就扒下了我的睡衣，要给我套裙子。

“我要穿新买的牛仔裤。”我身上一凉，醒过来了。我讨厌穿裙子，我讨厌妈妈把我打扮成小公主的模样。

“随你。快点，别磨蹭！”妈妈把衣服一扔，准备早饭去了。





我用最快的速度洗脸、刷牙、梳头，三分钟轻松搞定。呵，考消防队一定没问题！我对着镜子扮了个鬼脸。

妈妈一手拿着个化妆包，一手拿着我的书包，催促着我进电梯。唉，不就是上个学嘛，怎么搞得像要去投胎一样！晚去一会儿关系也不大，少听一点内容也不会死人。

到了楼下，我看到妈妈的男秘书兼司机在那里摁喇叭，妈妈春风满面地迎了上去。

“甜甜，你坐后面。喏，给你牛奶和蛋糕。”妈妈拉开车门把我塞了进去。

我不情愿地接了过来。一成不变的营养早餐，每天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蛋糕是慕司的还是抹茶的。我抬头看看天，怎么就没有煎饼果子掉下来砸到我呢？没有煎饼果子也行，掉根油条下来我也欢迎，好吧，就算只有半截掉下来我也心意足了。

妈妈和司机有说有笑的，我的眼皮又耷拉下来了。唉！如此美妙的早晨，如果能在被窝里度过，那人生就将是没有遗憾的！

“甜甜，快醒醒，到学校啦。”迷迷糊糊中，妈妈拉开后门，用力推我。

天，在车上都能睡着！我嗖地钻出车门，拿了书包就开

始狂奔。

哈，教室就在洗手间右侧。我心里一高兴，脚下没留神，不知怎么就被绊了一下，拼命想站稳，可是连着往前踉跄了几步，终于膝盖着地，想用手撑一下，没撑住，于是整个人啪地贴在了地上，左脸亲吻了地面，用身体在地上写了一个“大”字。

完了，这下可丢脸了。在倒下的那一刻，我大呼绝望，索性倒在地上装晕吧，趁机再睡会儿，刚才肯定是瞌睡虫使了魔法，我才会摔倒的。

这时候，有个人腾地从我身后蹿了出来，一把拎起我来，左右开弓给了我两巴掌。

我这才哇哇大声哭了起来。膝盖疼，手掌疼，脸也疼，疼得没法不大声哭。索性靠在那个人的怀里，把眼泪、鼻涕都抹在了他的衣服上。

哭累了，我抬起头，泪眼婆娑地问：“我是不是毁容了？脸怎么这么疼啊？”

“还好，就是沾上了一块泥。”他的手轻轻掠过我的左脸，给我扒拉掉一块小泥巴。

虽然视线模糊，可是我能感觉到眼前这个人是个帅哥！高高的个子，坚挺的鼻子，还有一双深邃的眼睛……哇，我





在心里荡起幸福的双桨，小说里灰姑娘都是通过种种离奇的方式遇见白马王子的，难道……哎呀，糟了！我这副惨样子会把王子吓跑吧？

“我的腿好疼，裤子一定破了，今天特地穿了新裤子。”我赶紧低头弯腰检查牛仔裤。还好，裤子没破，就是有点脏。我卷起裤管，膝盖红了好几块，生疼生疼的。

“过几天就好了。”他笑，“你的新裤子抵抗力还不错。”

“今天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，不许对别人说。”我对着自己的脚尖说，然后快速跑开。没骨气啊，居然连看着他的眼睛说话的勇气都没有，就因为人家是帅哥吗？

我跑到洗手间，看看镜子里的那个女孩：下巴处有一点刮破，又红又疼。真倒霉，开学第一天就遇上这样的事。唉，老天爷真是小心眼，难道就因为我是美女，就非得遭受这样的磨难不可？

走到教室，同学们都已经到了，我在众目睽睽之下带伤进场。

“唐甜甜这是什么新的妆容？”

“哇，像武侠片里刚经历过一场恶战的女侠。”

“不会是整容了吧？”

……





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声音飘进我的耳朵，我抓狂了，冲着我的同桌臭冬瓜大喊一声：“长这么大，没见过人跌倒吗？”

“没有呢。”冬瓜托着腮帮子，摇了摇头。

看他那副假惺惺的无辜样子，我真想一脚踹上去，把他的大门牙给踢下来。

我放下书包，拿出课本，抓紧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来预习，免得待会儿英语老师抽查背单词，我又要出洋相。

这时，老班进教室了，身后还跟着一个帅哥。

我使劲揉了揉眼睛。哇！我没看错吧？那个帅哥，我刚才见过啊，就是那个，那个，那个给了我两巴掌的男生！他是谁？他来干什么？

“同学们好，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，他叫许超，从外区转学过来。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我们大家庭中的一员了。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和平相处，共建优秀班集体。下面有请许超同学为大家做自我介绍。”老班话音未落，教室里就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，当然，是女生带头鼓掌的。

“哇，很帅呢，像韩国明星。”我听见郝惟欣在跟杨小蕴咬耳朵。

“我终于觉得学校生活也不是那么无趣了。”这边，我又听见叶小宁跟艾纳纳窃窃私语。

我环顾一下四周，貌似只有教室的角落里还有一张椅子。难道帅哥就要被发配到那里吗？那我以后看他，得把脖子拼命扭过去才能看见呢。

“唐甜甜，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。”冬瓜突然凑到我耳边说。

“想什么？”我被他吓了一跳。

“你肯定希望他能成为你的同桌。”冬瓜很不屑地说。

“那当然了！我的审美是在一定高度之上的。虽然现实是残酷的，但总还有做梦的权利吧！”我说。

“嘁。”冬瓜趴在桌子上不说话了。

许超的声音也真是很好听呢，我看女生都听得如痴如醉，并无比温柔地目送他到教室角落里的那个座位上去了。他经过我的身边，冲我挤了一下眼睛。我差点激动地倒在冬瓜的地盘上。原来，不是所有的帅哥都喜欢耍酷，眼睛长在额头上呢！

我们是外貌协会的

之后，许超很快成了我们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。没错，我们都是外貌协会的资深会员，最喜欢讨论班上男生或者娱





乐圈男明星的长相了。会长呢，当仁不让就是我们的“骨灰级”花痴郝惟欣了。

“和我们班男生比起来，帅的不是一点点哦。”郝惟欣用她一贯的花痴姿态说。

“虽然没有你们家小白皮肤好，但确实是帅哥一‘枚’。”杨小蕴说。

“喂，搞清楚，小白不是我们家的好不好？再说了，小白除了皮肤白，和人家能有可比性吗？”郝惟欣急于撇清她和同桌小白的关系。

“唐甜甜，你怎么看许超？”叶小宁问我。

“这个……和你们观点一致。”我说，“符合我们协会制定的帅哥标准。”

“许超个子好高哦，我跟他讲话，都要把头抬起来呢。”杨小蕴说。

“是，脖子都看酸了，但是……仰望的感觉还真不赖呢。”郝惟欣说。

“女强人们，请让一让。”冬瓜同学从教室外进来，看到大家都围在我身旁，就做出一副送客的样子。

冬瓜喜欢叫我们“女强人”，其实是“女抢人”（意思是我们经常抢男生的东西），也是“女钱人”（把男生钱得

哑口无言)的谐音。

“女强人不让。”郝惟欣双手抱在胸前，拦住冬瓜的去路。

“女强盗啊……”冬瓜大叫一声，引来了全班同学的注意。

就连角落里的许超的眼神也飘了过来。





“喂，郝惟欣，见好就收，帅哥看着呢。”我拽了拽郝惟欣的衣袖。

郝惟欣也用眼睛的余光瞥见许超那迷离的眼神正在远方注视着我们，于是轻轻咳了一下，放下双臂，头一抬，很有姿态地踱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。

“郝惟欣有点不正常。”冬瓜坐下后突然跟我讲。

“哦。”我懒得理他。

“自从许超来了以后，很多女生都变得有点……”冬瓜抓耳挠腮，搜肠刮肚，企图寻找一个合适的词语来形容，“嗯，就是非……常态！”

“是，全班同学就数你最……常态！”我说。

“连你也和她们一样了！”冬瓜跳起来，一副大为不满的样子，“我就这么不招人待见吗？就因为我长得丑吗？”

“长得丑不是你的错，可老是出来吓人就是你的不对啦。”艾纳纳经过我们身旁，留下一句让冬瓜痛不欲生的话。

我捂着嘴偷偷笑，肩膀也忍不住抖动起来。

“有这么好笑吗？”冬瓜气得一屁股坐下，狠狠摔了一下他的数学课本。他也就这点出息，一有不开心的事情就拿书本出气，难怪他的书大多皮肉分离。

“我在看一个笑话呢，才不是笑你。”我拿着一张报纸

给他看上面的《开心一刻》栏目，“帽子店的店员对一个先生说：‘这样的游泳帽最适合你，买一顶吧……’”

“不好笑。”冬瓜制止我读下去。

“还没读完呢。”我说。真是的，如果不是因为我对他心存内疚，我才不会找笑话读给他听呢，我吃饱了撑的我！

“那个先生说什么了？”冬瓜问。

“那个先生说：‘不必了，我头上这几根头发数都能数出来。’店员紧接着说：‘戴上这顶帽子后，别人就不会数你的头发了。’”读完，我笑了两声。

“唐甜甜，这个笑话的精髓在哪里？我怎么就没找着笑点呢？”冬瓜很困惑地问我。

我晕！他到底是天生迟钝，还是伪装得很像？总之，我这个同桌可真够极品的！我无话可说，我双手投降！

“你是唐甜甜吧？”突然，一个很好听的男声在耳边响起。

我心有小鹿，扑通扑通跳个不停，想开口说话又怕声音发抖，只好很羞涩地点点头。

“这份报纸借给我看看，行吗？”他又开口，用商量的口吻。

“好。”我卷起摊开的报纸，迅速递给他，他伸手来接，





我看到一只大而健康的手，连手指甲的形状都很好看呢！

“谢谢，我看完后马上还给你。”

真是彬彬有礼啊！我们班男生问女生借东西从来都没有这样好声好气过。

“不就是借份报纸嘛，你干吗脸红？”冬瓜突然低下头趴在桌子上看我。

“找打！”我把他的数学课本扣在他的脸上。

“我的数学课本已经很惨了，你还砸！”冬瓜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，接下来都不跟我讲话了。

傍晚放学，我走出校门，正犹豫是向左走去吃成都酸辣粉呢，还是向右走吃鸭血粉丝汤，就听身后有人喊：“等一等，唐甜甜。”

哇，是许超！这下可不许再脸红了，有点出息！我告诫自己，停下脚步。

“把报纸还你。”许超从书包里拿出我借给他的报纸说，“我觉得这张报纸上的学科方面内容很不错，就是体育方面的资讯太少了。”
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，“学校给我们订的报纸都是对学习有帮助的。”

“我刚转来，没订报纸，以后你能每期都借给我看吗？”

他又是用恳求的口吻。哎呀，要是他总是这么温柔的话，我还真有点不习惯呢，连拒绝他的勇气都没有了！

“没问题。”我说。不要说一份报纸，就是把我所有的参考书借给他，我都愿意呀。不只我愿意，我们外貌协会的全体会员都会愿意的！

“谢谢。那就这样，再见！很高兴认识你。”他向我摆摆手，向左走去，我只好向右奔向我的鸭血粉丝汤。我怎么这么没礼貌呢？也该对他说声“很高兴认识你”吧。唉，面对帅哥，我怎么就得了失语症了呢？

“喂，唐甜甜，刚才帅哥跟你说什么呢？”郝惟欣她们追上来，拍拍我的书包。

“还我报纸，说上面的题目挺好的。”

“就这些？”郝惟欣盯着我的眼睛，似乎想从中找出点什么，“我看你们说了不止一句话呢。”

面对郝惟欣，我才不怕呢。我挺直了腰板，接受她全方位的审视。

“总之就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谈话，没有涉及其他方面。”

“那就信你了。走，去吃粉丝汤。”郝惟欣勾着我的肩。

我偷偷回头，看见许超拦下一辆出租车，车子很快把他





带走了。

“好啦，别再看了，明天又不是周末，你还是能在本班教室看见他的。”郝惟欣把我的头给扭了过来。

还说我呢，郝惟欣她自己的眼神也一直追随许超的车子远去呢！

老天听到了我的祈祷

月考，可真要了我的命！每天晚上奋战到十二点，连我最喜欢的电台节目都放弃了，简直可以用呕心沥血、艰苦卓绝来形容。可是成绩还是不甚理想，才第五名啊。

“喂，别矫情了，第五名不错啦！”郝惟欣跑过来看见我难过的样子，安慰我。

“是呀，我们学校可是重点哪，能考第五名比得上其他学校的第一名啦。”叶小宁叹了口气说，“如果我能考第五名，我做梦都会笑出声来。”

“唉，只考了第三名，真是没脸见人了。”冬瓜拿着试卷在我们旁边唉声叹气。

我们的眼睛里都快喷火了，异口同声：“冬瓜，闭嘴！”

“哦，我嘴上又没装拉链，闭不上。”冬瓜噘着他厚厚

的嘴唇说。

“难怪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恶臭味，原来是冬瓜变质了呀。”郝惟欣使劲嗅了几下空气说。

“女人的忌妒心，由此可见一斑。”冬瓜耸耸肩，吹着口哨，去找男生玩了。

望着冬瓜肥硕且得意的背影，我真想上去踹他一脚。看他每天都心不在焉的，怎么成绩就是不赖呢？莫不是老天看他外貌古怪，特意用好成绩来安抚他受伤的心灵？

我回头看了一下那个角落，许超正趴在桌子上发呆，眼前放着刚发下的试卷。莫非考砸了？他的脸上明显呈现阴雨天气的症状。

中午，冬瓜翻着《体坛周报》，突然说：“原来上帝真是公平的呢。”

“嗯？干吗突然这样深沉？”冬瓜的有感而发真让我觉得罕见。

“我告诉你哦，那个帅哥，就是那个新来的、你们眼里的帅哥，成绩很差，排名垫底呢。”冬瓜平静中带着一点幸灾乐祸。

“不会吧？”我说。

“怎么不会？我听李斯孟说的，难道李斯孟会撒谎吗？”

